

绿岛《论诗人的两个世界》专题研讨会述评

◎ 郝 娜

摘 要：两个世界(即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学说的创立与合理划分,开创了当代诗歌前沿理论在 21 世纪所做出重大的具有开拓性、实践性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是对于诗歌创作现状与诗歌理论不能同步前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弥补和重大发现,而诗人两个世界理论的创立,更是对于诗人本体论研究和诗歌原理学说领域新的发现和新的拓展,具有划时代的探索精神与理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绿岛 诗人 诗人的两个世界

新年伊始,著名诗人、评论家绿岛先生的又一部诗歌理论专著《论诗人的两个世界》问世。作者在该书中首次提出了诗人两个世界(即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的理论基础,并对诗人两个世界形象地进行了阐释:如果说人(物质)的世界是诗人受孕的子宫,那么神(精神)的世界就是诗歌分娩的产床。

当代诗歌理论界的著名专家、学者、教授谢冕,吴思敬,朱先树先生和著名诗人峭岩、萧鸣、绿岛、刘辉、王竞成、袁宁、王家惠、徐国强、东篱、陈福钢、马良等五十余人参加了此次学术研讨会。会上,大家纷纷就绿岛先生关于诗人两个世界理论的划分和确立,并结合当下诗歌理论的现状,从不同的角度、视野、理解进行了认真的研讨。

绿岛是当代诗坛颇具实力的诗人和评论家,其诗歌作品具有厚重、雄浑、坦荡、豪放的诗格,特立独行并追求灵魂的独立,是诗人最大的艺术(审美)理想,他的诗歌语言富有生命的质感与韧性的穿透力,思想性与艺术性并举;其评论文章凝重、深邃,洞彻而尖锐,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和独立、自由的学术观点,大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君子侠义之风。

绿岛曾出版长诗集鲁迅诗传《骨头的硬度》和谭嗣同诗传《血祭》,在诗坛引起强烈影响。这本诗歌理论专著《论诗人的两个世界》是他的第四部诗歌理论著作,作者在书中对于诗人两个世界观点的确立,做了大量的学术性的理论探索和具有哲学与美学相关联的论述。这是一部具有开拓性和建设性的关于诗人本体论的理论著作,特别是诗人“两个世界”理论的划分与界定,在当下乱象丛生的诗坛,具有发聋振聩的警示和引导作用,同时也将是 21 世纪中国诗歌理论发展中的又一难得的创新和丰硕成果。

谢冕教授就诗人两个世界以及当下诗歌评论界的现状,首先在会议上做了重要的发言,他强调说:“我是长期搞诗歌理论研究的,关于诗人是什么?诗歌又是什么的问题,在诗歌理论界始终都是朦朦胧胧的,在不能很好地得到一种概括和总结的状态之下,看到绿岛对诗人‘两个世界’观点的确立和论述,为之一振,觉得这么一个复杂的问题,他用了‘两个世界’来表述,把这个很高深的、很理论的问题明确地概括出来了。我记得当时很感动

也很高兴,受益匪浅,于是就写了书前面的那段话,诗人两个世界的提出,我觉得这是绿岛对于诗歌理论界的一个贡献。”

绿岛两个世界的提出,一个是人的世界,这里面有人性和人民的问题、有土地和现实的问题;一个是神的世界,是理想的问题、精神的问题、是幻想与想象的问题,这两个世界他用非常概括的论述表达了出来,一个理论上比较朦胧的东西,一下被他点中了。两个世界也是一个世界,就是诗人的世界。就像王家惠先生所言,那是贾宝玉的世界,也是红楼梦的世界,也是文学艺术的世界。其实,贾宝玉就是由神的世界跳到人的世界之后,演绎了一场悲喜交加的人间悲剧。

两个世界既有神性的启迪,又有人性的光辉,绿岛讲到它们的对立性,更谈到二者的融合性。绿岛的最大贡献,就是把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很简单地概括表达出来了,这就是学术的功力和学术的功底。有的人却把非常简单的问题说得非常复杂,天花乱坠。因此,两个世界的提出,解决了很多理论上困惑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诗歌理论界把诗歌与现实,诗歌与梦幻的关系割裂开来,绿岛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他成功地把人性和神性,把现实和幻想,把金钱和物质这些对立的现象组合在一起,表达了诗人对世界的看法。也就是说,我们诗人是具有哲学家和巫师的功能,只有他们才能够抵达诗人的世界。

所以说,你把现实的东西写的多么的真实、具体,那还不是诗人,相反你把诗歌写得如何的梦幻、飘渺、神秘,这样也不是诗人,诗人只有把这两个世界结合的好、融合的好,才是真正的诗人。

于是,绿岛在书中提出了诗歌具有神圣性的庄严问题,我想神圣也好、高尚也好、高雅也好,都和诗人的世界有关。诗歌是贵族的,是高于平民的,诗人和平民的表达方式是不一样的,这一点是以前不敢讲的话题。那么,绿岛树立了这个基础之后,他就有判断力了,他就有标准了,很多的时候我们的批评家恰恰没有标准。诗歌界的小圈子各自为政,相互吹捧,你好、我好、大家好,于是就没有标准了,高低不分、雅俗不分、贵贱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

其实,绿岛这本书批判性非常强,而我们现在的评论家恰恰缺少或没有了批判性,绕了半天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哪些是好的弄不清楚,那些是差的也弄不清楚。虽然绿岛的批评过于尖锐,过于激烈,还缺乏一些具体的分析,但不影响他一针见血地对诗歌不健康的现象予以抨击。

我常常觉得我们的批评家在转圈,真的不知道你在转什么?时尚的名词在满天飞,其结果依然是高低不分、雅俗不分、贵贱不分、是非不分、善恶不分。

绿岛的行为是有勇气的,他的勇气从何而来呢?就是从诗人的两个世界而来。读这本诗论最令人感动的,就是他鲜明的立场,这是因为他有理论的基石,他的诗歌我读的不多,偶尔也读到一些,尽管这本书也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它却给我们的理论界有如猛击一掌的感觉。事实上,我们为数不少的诗歌理论家太平庸,不着边际的东西太多了,不能伤筋动骨,漫天叫好,也不敢说出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不能触及灵魂。

所以我认为绿岛的理论架构甚有深意,诗人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人的世界,一个是神的世界。没有人的世界,诗歌就失去了根本,犹如一棵树没有泥土,根就没有着落,但若只

有这一个“人的世界”，那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人，还不能成为诗人。诗人有异于普通人的是他同时拥有另一个世界，即神的世界。

所谓“神思”，所谓“梦境”，所谓“奇思妙想”，这都是诗人的“特异功能”，是诗人区别于常人的“特异”之处，一个人之所以成为诗人，是他同时拥有了两个世界：一个实在的世界和一个想像的世界。

绿岛说，诗人有两个世界，其实，他是在论述诗人特有的，这个平常人所难以达到和拥有的特殊的世界。所以，他的结论应当是：诗人的世界是一个只有诗人（也许还有哲学家和巫师）才能完成和实现的世界”。

在讲话中，谢冕老师所强调的诗人的世界，应该就是绿岛关于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在无限的时间与空间领域广义概念的总和。恰如他所说：诗人的工作，就是将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融为一个全新的、奇异的、充满想像力和既对立又融合的世界，其实这个世界就是我所说的诗人的世界。然而，诗人的世界是一个特殊的世界，是一个贵族（精神）的世界，这是一个只有诗人（也许还有哲学家和巫师）才能完成和实现的世界。

吴思敬对于诗人两个世界的划分给予了较高的评价，他说：“绿岛的《论诗人的两个世界》作为一部诗人论，高屋建瓴，从哲理与心理的角度，提出了诗人的世界是由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所构成，这两个世界既独立存在，又相互渗透、影响，最终融合为一体，这一体中既有圆融、谐和的一面，又充满了对立、矛盾与冲突。因而突破了传统诗论中对诗人的理想化、道德化、神圣化的表述，对于认识诗人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做一个诗人，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绿岛所提出的诗人的两个世界，是开放的观念。它不要求终结真理，定于一尊，允许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背景、不同的视角出发，提出不同的理解。比如，从深层创作心理上说，诗人的两个世界也可理解为灵与肉的世界，如同歌德在《浮士德》第一部中所说的：“每个人都有两种精神：一个沉溺在爱欲之中，执拗地固执着这个尘面。另一个则猛烈地要离去尘面，向那崇高的境界飞驰。”

我对绿岛的《论诗人的两个世界》的赞许，不只是他提出了诗人的两个世界这个敞开的、有无限包容性的命题，而且在于他论述诗人的身份与职责时笔锋常带感情，充满浩然正气。比如，他谈人的世界时说：“我是从骨子里崇尚以鲁迅先生为代表的那种对于黑暗的邪恶势力采取毫不留情面的决绝的抗击精神的，只有对于邪恶的毫不妥协的进击，才是对于人世间的光明与大爱的坚守和捍卫。”在谈神的世界时说：“神的世界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或妥协来自于权势、功利、商品、世俗等方面的裹挟与挟持，它的温馨与宁静的秉性，恰好与诗歌的尊严和圣洁高度吻合，构成了神的世界气韵馥郁、芬芳，心性高蹈、释然的品性和风骨。”这样的论述不只是对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准确概括，更显示了一位诗论家的铮铮铁骨与社会担当。关于该书的一些章节、题目、引文等，还需进一步的思考和斟酌，这也是我对于这本书提出一些建议和期望。

著名诗人峭岩先生主持了会议，他在会议中指出：毋庸置疑，诗人的“两个世界”这个定位是恰当的。在我的记忆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本完整的书从理论的层面阐释这个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绿岛的著作有着先河的意义。尤其神的世界的明确指认，让我们

有了洞天之阔。

也许有的诗人至今迷茫,不知道神的世界在诗人的心灵中为何物。其实它就在灵魂的深处,抑或在高处灵动着,主宰诗人的想象空间,夹带着诗人飞翔。即所谓灵魂出窍、翱翔云天、深潜地下,与古人先贤对话、与天地相合。奇思妙想中,奇绝圣美的意境产生了。

殊不知,任何一位伟大诗人,都是在洞察物质世界之后,又乘神之翅膀飞翔起来,达到一个人类理想的王国,这就是诗人两个世界美好契合的伟大诗篇。

朱先树在谈到诗人“两个世界”时这样说道:每个人都有两个世界,即生存、生活、经历与所处具体时代环境的“实”的世界,另外就是“虚”的想象的世界。

诗人更注重超越时空的想象力,即对过去和未来的“神思”世界。但“虚”的“神思”世界,则来源于“实”的具体世界。能把二者天然地融合与巧妙地分解,这就是诗人独具的本领,也是绿岛所要表达的全部内容。

绿岛的《论诗人的两个世界》,亦即“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概念虽然有些抽象,但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加以比较、分析,则理论上的新鲜感,就会由此而生。

受著名评论家张闻哲女士委托,诗人王竞成宣读了她为本次会议所写的论文《谈谈绿岛新书,论诗人的两个世界》,张闻哲用哲学与理性的角度在文章中指出:“我对绿岛的一种认识或初步印象来自他对峭岩先生诗作的评述,在他的评述里,既包含左翼艺术的传统,也有着改革开放之后要求诗恢复一种‘非制度干预’的‘纯文学’精神。我认为正是两者的兼具,使得后一种精神——作为实际上更悠久的传统,更辩证地赋予绿岛的评论以一种‘异质’。这种‘异质’,有别于现代学院派的理性,也区别于中国古代文论传统(即那种‘圆通、浑整’,注重意境、气、情景交融等技巧与形式的审美鉴赏),而依然是两者兼备,但除此之外,又融入了西方理论肌质的一种综合理性之反映。然而,更让绿岛评论拥有自身特色的的是他作为一个‘纯诗’的实践者,对于诗的本质的探索与认识。这种认识,使得绿岛评论在理论抽象之外,更具备血、肉、骨、气和谐一体的感性活力,使得抽象的文论更获得了有机的质感,并使文本精神蔚然而蓬勃,常常于一气贯通中,呈浩荡庄严,神圣而精微之内、外观;情与理浑然一体。这种文风,可谓不仅为评论对象的作品情气相投,肝胆相照,俨合整一,而且也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对象的骨血。——无疑,《论诗人的两个世界》既是这种文风的延续,也是文风本身所象征的内部精神的或者诗歌精神本身所推动和酝酿至于一种总结性、揭示性的产物。”

《论诗人的两个世界》总的来说,实际在于解答或澄清两个问题:一、何为诗人?二、诗歌是什么?绿岛从一般的人类史出发,从人与物质世界的一般关系出发,从战争、悲剧、和平、生态的现象史里阐明了人性的基本构成形式与内容,并为我们指出诗性,既是人性的阐发,又是人性的升华,是构成一切艺术的关键。简言之,诗性犹如光明,是拯救沉沦的肉体与物质世界的启蒙者与解放者。基于这样的“诗性”,诗人为何,诗歌为何,不言而喻。《论诗人的两个世界》,既具备了一种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光芒,又俨然哲学地、思辨地,同时充满诗性地呈现了一种理论文本独特文体意义上的创新。在当代,它的诞生,既不流于世俗社会的实用主义理性,又不流于理论世界一般的技术与政治理性,它忠于诗歌精神,执著于清醒、正直地探索真理的境界,堪称诗坛的一股清流。这无论对于当代诗坛中

创作的多元、混沌,大众与小众的意见纠纷,还是对全球化时代中民族精神之间既对峙又渴求大融合的矛盾与压抑,乃至迷失的现状来说,都不失为一种及时的、深沉的反思。可以认为,这种反思本身也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所有反思中,最富有标志性的提示,包含对存在与人类发展方向的根本性的思考,更强调了诗人在人类社会中扮演的角色与使命——换言之,不是作为一种美化的乌托邦或批判的媒介(辅助媒介),而是作为根本的人类升华与进化途径而存在的存在。由是,《论诗人的两个世界》,不仅读之而有藻雪精神之功,而且令我们对诗的概念有了超越时代与流派的总体性的认识。这一认识,当然基于文本本身的辩证的说服力,因此它不再只是又提供了一种“不置可否”的说法,而实实在在地属于高屋建瓴式的陈述,堪以信服,足资敬佩”。

著名京味作家、诗人刘辉做了题为《在两个世界之间游离中的感悟》的专题发言,他认为:《论诗人的两个世界》一书,凝结了绿岛诗人多年来思索并沉淀而成的理性成果。两个世界的清晰而严肃的论述,完全可以完整地看到作者高屋建瓴地对当今文化范畴的精准且新颖、新鲜、别开生面的理论判断。

笔者认为,两个世界(即人的世界与神的世界)学说的创立与合理划分,开创了当代诗歌前沿理论在 21 世纪所做出的重大的具有开拓性、实践性的理论贡献,同时也是对于诗歌创作现状与诗歌理论不能同步前行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弥补和重大发现,而诗人两个世界理论的创立,更是对于诗人本体论研究和诗歌原理学说领域的新的发现和新的拓展,具有划时代的探索精神与理论创新的现实意义。

(郝娜,资深媒体人,《中国艺术家》杂志执行主编,主要研究方向为艺术理论)